

商户遭遇退费难 肢残记者在维多利集团采访被保安野蛮撕扯

新报热线(北方新报)

正北方网首席记者 王树天) 9月8日,北方新报正北方网首席记者张弓长就一名商户反映的问题前往上市公司茂业商业旗下内蒙古维多利(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维多利集团)采访时,竟遭到保安人员野蛮撕扯,致使张弓长左臂残肢疼痛不已。

据呼和浩特市民邓女士介绍,她曾经在位于呼和浩特市新华大街的维多利摩尔城A座六楼租用维多利集团的场地经营“可爱贝比母婴生活用品馆”。3月份,商场突然漏水给邓女士的货物造成损失,商场管理方当时决定以报保险的方式赔偿邓女士的近万元损失,可是时至今日,邓女士也没有拿到补偿款。6月底,邓女士决定关门停止经营,双方核算后出具的对账单显示:维多利方面还应退还邓女士83791元押金。邓女士说:“几个月来,我多次去找维多利集团追讨他们欠我的钱,可在保安的阻拦下,连

办公区也进不去。”

9月8日上午,维多利摩尔城一位名叫王丽的负责人就此事接受北方新报正北方网首席记者张弓长采访时告知:记者必须经过维多利集团总部办公室的许可后,她才能接受采访。随后,张弓长来到位于呼和浩特市中山西路的维多利集团,发现该集团办公区设置了门禁系统,外人根本无法进入。张弓长向办公区外一名穿制服的保安出示了《新闻记者证》,又明确告知要去总部办公室采访,保安却说:“你得说出来,要找哪个人,姓啥叫啥,我才能去问是不是能让你进去。”张弓长说:“我不认识你们单位任何人,也没有他们的联系电话,难道就不能进去采访?”保安称没有预约就不能进去,可张弓长向保安索要相关负责人的电话,对方拒绝提供。期间,这名保安虽然又一次认真查看了张弓长的《新闻记者证》,可不管怎么说,就是不让张弓长进入办公区。

张弓长说:“此时,我看到有人打开门从办公区出来,便打开录像一边大声说着我要进去采访,一边试图进入办公区。可是,我刚跨入办公区半步,那名穿制服的男保安和一名身材高大的男子就冲了过来,狠狠地拉住我的胳膊往外拖。拖出来后,我因无法站稳而摔倒在地。我原本是一名左臂截肢的残疾人,多年前因残肢患有幻肢痛,经多方治疗才得以痊愈。这次,因保安人员狠狠地掐住我的残肢进行撕扯,我当时就感觉特别疼痛。在被保安野蛮撕扯的过程中,我大声呼喊惊动了维多利集团办公区内的行政总监丙新武等相关负责人。丙新武把我领进办公室接受采访,丙新武当时也明确承认保安人员的行为确实存在问题。采访的过程中,我突然感觉左臂残肢疼痛难忍,并且伴有浑身出虚汗、头晕目眩的症状。此时,丙新武又把茂业商业内蒙古区域副总经理奥彩霞叫了过来。这

两位负责人问我是不是需要去医院,我明确告知需要去医院检查,并打电话将情况告知北方新报社相关负责人。”

当日上午,丙新武带领张弓长先来到内蒙古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急诊科医生询问了相关情况后建议去别的医院就诊。随后,张弓长又跟随丙新武来到内蒙古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在相关科室检查后未有明确诊断,但张弓长左臂残肢仍然疼痛不已。对此,外科医生告知:“先回去观察两天,如果仍然特别疼痛,就再来医院进行检查,实在不行就做个核磁。”

对于此次冲突,丙新武在接受北方新报正北方网记者采访时说:“当时我听到外面有点吵,就出来了,我出来的时候,张记者已经坐到地上了。”记者提出:按照该公司的管理规定,记者提出采访要求,但是不知道具体谁负责接受采访,保安是否应该进去问一下?丙新武回答:“按理说保安应该说上一声,

不认识的人,我们出去一看,也知道谁来了。就是近期开始,因有些小商户总是来闹事,进门就需要先预约了。”

张弓长就商户与维多利摩尔城的租赁纠纷前去采访,维多利集团的两名保安,在两次检查《新闻记者证》后,既不允许进入,也不通报来访,还不提供负责人电话号码,僵持之下,张弓长要进入办公区采访遭到野蛮撕扯。对此,维多利集团的主要负责人又是怎样的一个态度呢?

当日下午,茂业商业内蒙古区域副总经理奥彩霞、法务经理薛峰和当事保安解先生接受了北方新报正北方网记者的采访。奥彩霞表示:“上午我也很髙姿态,看张记者不舒服(就给他道歉了),道歉不代表谁错,那是一种姿态,我想让他情绪缓和下来。”奥彩霞认为,是张弓长记者不服从该公司的管理规定,拒绝登记才导致无法进入的。保安解先生则表示:“张记者只是说要去办

公室,又没说去哪个办公室,又没说找谁,所以我才不让他进去的。”

张弓长当时拍摄的视频表明,他反复强调要找总部办公室及相关负责人,可保安就是不允许进入。张弓长说:“整个过程中,保安从未向我提起需要登记的事项,不管我怎么解释,就是不让进,根本不存在所谓的登记问题。我之所以要找总部办公室及相关负责人,那是维多利摩尔城负责人王丽让我去找的。我是否存在他们所说的不服从管理规定,拒绝登记的情节,完全可以调取该单位办公区域的监控录像来佐证。而且奥彩霞当时不但道歉了,也明确说保安的行为存在明显问题,不知道后来为什么又反悔了。”

当日16时30分左右,张弓长离开医院时,左臂残肢仍然疼痛。从医院出来不久,丙新武给张弓长发来微信说:“您感觉不舒服就随时联系我。”

郭女士取环手术半年后,节育环还在……

新报热线(北方新报)

正北方网记者 汤军) 9月6日,赤峰市民郭女士打来热线电话反映:2020年12月她在赤峰市妇产医院做了取环手术,手术后一直不能怀孕,今年6月份单位组织体检,发现节育环还在体内。她拿着体检结果找到赤峰市妇产医院,医院让她通过赤峰市医疗纠纷人民调解中心调解处理,于是她立即前往该中心报案,但是几个月过去了,事情一直得不到解决。9月7日上午,郭女士前往赤峰市妇产医院找院方协商,记者跟随进行采访。双方正在协商时,院方拨打110电话报警,不久4名民警赶到医院医务科办公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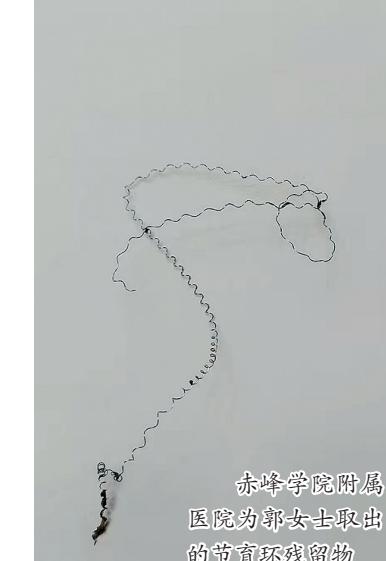
“我是一名再婚妇女,去年想要一个孩子,就去赤峰市妇产医院做了取环手术。手术后,我一直感觉身体非常不适,请了好几个月的假在家休养。在身体不适的同时,我一直不能怀孕,我还以为是自己身体出了什么毛病,就在丈夫的陪

同下到处求医问药,最远还到过云南,但还是没能怀孕。”郭女士说。9月3日上午,赤峰市医疗纠纷人民调解中心通知郭女士,赤峰市妇产医院只对郭女士手术费用和有票据的有关医疗费用进行赔偿。“我做完手术后,根本没想到一个对于妇产医院来讲再简单不过的取环手术会出问题,所以出门看病根本就没留下票据,尤其是找几位民间中医看病,更不可能有发票。现在手里只有3000多元的票据,要是按照这个赔偿,远远补偿不了我的经济损失,更别说精神损失了,所以我想再找医院协商一下。”郭女士说。

9月7日上午,记者跟随郭女士来到赤峰市妇产医院医务科,见到了医务科科长李淑景,这位医务科科长承认手术没有将节育环取出来,医院不会逃避责任。一位医务科工作人员复印了记者的记者证后,匆匆离开办公室,随后就有医院保安人员进入医务科,背手站在郭女士的



郭女士(右)在与赤峰市妇产医院医务科科长李淑景协商



赤峰学院附属医院为郭女士取出的节育环残留物

及同一天在该院做手术摘取残留节育环的宫腔镜检查报告单、取出的节育环残留物。

2020年12月为郭女士做取环手术的赤峰市妇产医院医生谭鹏程告诉记者,她是将节育环剪断后取出的,做完手术后没有发现节育环的完整性,认为已经将节育环全部摘出。按照相关流程,取环后不需要进行彩超检查,所以没有

发现郭女士体内的节育环没有完全摘取出来。

从赤峰市妇产医院采访出来,记者又来到了赤峰市医疗纠纷人民调解中心,调解一部调解员杨蕾在接受采访时说,调解中心7月18日对此事立案,至今还在调解当中,具体细节不能透露。

“我是6月24日按照医院的告知到赤峰市医疗纠纷人民调解中心报案的,不知道调解中心7月18日立的案。这么久了问题得不到解决,我都快50岁的人了,这次取环手术失败,身体状况非常不好,一直不能正常上班。现在的问题不单是赔偿问题,我的身体恢复问题、能不能继续怀孕等都需要医疗单位做出评估、拿出解决方案。可是医院方面根本没人和我联系,更不关心我的身体状况。今天去医院本想和院方好好沟通一下,没想到竟然出现了医院报警,由警察出警终止协商的情况,真是让人哭笑不得!”郭女士无奈地说。